

我南歷代史籍。經明人南侵。盡綱載北去。繼又有西山之變。焚燬殆盡。馴至今日。桑滄屢易。文獻無徵。有欲攷究我國數千年來之文化者。竟如在五里霧中。莫知端緒。回首江山。又如有數萬重慘雨愁雲。奔騰而至目前。其可驚可怖可歌可泣之現象。令人不得不關心世故。俯仰昔今。求之遺編散帙中。以自澆其傀儡。此余所以志於史學而無一時一刻或懈者。

據余所見。關於我國地理歷史典章文物所可資以攷據者。唯安南志略。安南志。越嶠撫邊雜錄。列朝憲章諸書。而就中以安南志略為最有可研究之價值。蓋安南志略為陳朝人黎景高先生所著。先生時代去了丁黎李歷代不甚相遠。而先生又為積學之人。記載詳明。言論精確。其足資以為史學家材料者。不一而足。且此書著在明人南牧西山變故之前。而亦不至於遺失焚燬者。蓋先生寓居海外。其遺著後為日本人岸吟香氏所得。始印行以公之世。真可稱為海外遺書。我國人今得而讀之。亦當視之如無價之寶也。

先生名貽。東晉時交州刺史阮敷後也。世居愛州之東山。今清化省東山縣。曾祖坤。李末為東上閣門使。祖徵陳初為員外郎。父遠望為令書。舍娶諸衛許叔孫女生先生。義與外祖舅黎琫為子。九歲試童科。仕至侍郎。遷佐靜海軍節度使彰憲上侯鍵陳幕。陳鍵陳宗室也。元兵南侵。鍵受陳仁宗命率師拒賊。衆寡弗敵。知勢不可為。因謂僚屬曰。『小不敵大。弱不敵強。微子歸周。良有以也。』余乃國孫。其忍視國覆家亡乎。遂率數萬衆降附。先生時為鍵幕客。遂偕之北寓於漢陽。此先生之身世也。

按續說鄂山棲志有云。『始居漢陽官湖之上。著書種樹。環堵蕭然。賓客隨之無虛日。常以遠人自

●讀安南志略書後

楚狂

待惟志山水餘不屑意。觀此可知先生亦清高之士。其至於降元出於大勢使然。非是變節媚外苟圖富貴以自肥其身家者可比也。

先生內附後著成此書。其自序有曰：「僕生長南越。竊祿仕途十歲間奔走半國中。稍識山川地理。內附至是五十餘年。自愧樸愚舊學蕪落。垂老嗜書。卒恨已晚於古今書籍。不能遍覽。聊乘暇日。採摭歷代國史交趾圖經。著安南志略。以叙事附于卷末。庸表天朝德化所及。統一無外。而南越其有。惓惓嚮慕朝廷之心亦可概見。」按此恭維數語。不得不爾。蓋托人籬下。荆棘滿途。故危行遙言。以遠災戾。初非有所求而獻媚者。又曰：「昔人有言。夫道一而已矣。今則同處覆載之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不均此性。豈有此理哉。」此數語又爲先生沉痛之語也。夫以英雄末路。天海流離。思家愛國之懷。居常耿耿。故形之言外。自有無限悲慷慨。先生一生心事。卽此亦可以知其梗概矣。

安南志略凡二十卷。分爲地理圖總叙郡邑山水古跡。唐安南都護原隸州郡風俗。(卷二)大元詔制前朝書命。(卷三)大元奉使。(卷三)征討運餉前朝征伐。(卷四)大元名臣往復書問。(卷五)表章前代書表。(卷二)漢交州九真日南刺史太守附三國時刺守。(卷七)六朝交州刺史都督交趾九真日南太守。(卷八)唐安南都督都護經略使交驩愛三郡刺史。(卷九)歷代羈臣趙氏世家五代時僭竊。(卷十)丁氏世家黎氏世家。(卷十二)李氏世家。(卷十三)陳氏世家。(卷十四)學校官制章服刑政兵制歷代遣使。(卷十四)人物物產附林邑。(卷十五)雜記歷朝名賢雜詠。(卷十六)至元以來名賢奉使安南詩玉堂諸公贈送天使詩序。(卷十七)安南名人詩。(卷十八)圖志歌叙事。(卷十九)名公題詠安南志。(卷二十)等目。凡譜系官爵之沿革。山川郡邑之先後。禮樂刑政之原。兵農財食之計。行李之使出入年月。詞人詠士朝寧品藻。一覽而盡得之。由其知之也習。故其言之也詳。其有裨於攷古者可謂多矣。

先生時居元人統治權之下。故所叙事不得不婉爲之辭。如曰天朝、曰大元、及以徵趙爲叛逆。云云者亦出於事勢之萬不容已也。使非如此。則非唯此書不能流行於世。頗不測禍患亦且及之。二徵趙、嫗與漢吳爲敵。漢吳與元雖時代不同。而同其爲中國。元既不可犯。則漢吳亦不敢斥。故叙安南人物。不得不儕徵趙於叛逆。以冀我國巾幘英雄得以並傳於世。不然。則漢吳已不可斥。則徵趙必至於削而不書。古人愛國之行爲。至於埋沒。豈不可惜。而我國人初見此。未必不斥先生爲乏國家種族觀念。然而非也。先生苦心。蓋正在此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先生於初下筆記徵趙逸事之際。未必不料天下後世有非議之處。而亦不得出此。而人言亦有不足恤也。蓋天下事千般萬緒。安得使人人盡而知之。諒之。我知其是我自行之。只求有識力有見地者。承認其爲公。非公是足矣。何暇與彼無知之輩較是非短長哉。此爲讀安南志略者所不可不知之點也。

余初得讀安南志略者。爲千九百零十年十月日。時余客居東海。日本議院議員某氏屢來談叙我國故事。因袖此書來相示。氏對於書中所載多有重視元人之處。亦頗以爲言。然余仔細閱之。始知景高先生寔具有一種苦心。此書始得流布於元人統治權下之中國。以至今日幾六百年。余於海外猶得就其斷簡殘編研究歷代往事。此先生之賜也。

夫論天下事易。而辦天下事難。在局外而論事易。在局內而論事難。故肆口評論者。不可不先設身處地。然後發之爲言。不然。則未有不至於失當者。讀安南志略者。亦先須知景高先生之境遇之心事。然後知先生著作之本意所在耳。

明人李文鳳著越嶠。清人高熊徵著安南志。所採用材料多本於此書。蓋我國典章文物均藉此書以傳。而著此書者乃出於最有悲慘境遇之人之手。亦良可慨矣。使先生當時生逢太平之世。榮華富貴以終其身。則安南志略當不出現於世。縱使出現於世。亦當爲人所沒收。所焚燬。安得猶流傳於海外。以供吾人今日攷古之用哉。此所以爲可貴也。

嗟乎。湖山寂寂。死鬼無靈。祖國沉沉。生魂曷寄。其可藉以供吾人稽攷者。唯故國典章前朝制度耳。而此等典章制度。僅藉安南志略一書以傳。余所以深佩先生著述的苦心。爲讀此書者。告望有心世故者。留意編輯地輿歷史諸書。使我國文化遺物不至散漫於污濁的空氣中。則史學前途當然有大放光彩之一日也。

● 桑滄淚史

(續三)

丁令威

▲馬僮救主

從亡諸臣已被和珅所陷。發配遠州。帝在燕京。孤苦無援。甚形憂憤。因馳馬入金簡第。欲爲諸臣苦訴。時簡方侍帝於圓明園。帝又馳馬入園。馬僮清華布
衙人阮文涓執轡至園。爲守園者攔住其馬。文涓伏地大呼。守園者恐聲達御所。奪其馬。掖帝上車。勒去。慎刑司。文涓大呼曰。吳子無禮。敢辱我國王。因取庭甃打守園者。爲帝扞難。相與爭毆。幾致死。亦被勒去。慎刑司監禁一月。乃赦歸營。因得病死。嗟乎。如文涓者可謂忠矣。彼世之富貴者。鐘鳴鼎食。累受國恩。及至世局艱危。率皆抱頭鼠竄。獨彼執廝役者。乃能始終一節。與主存亡。垂大名於青史。興言及此。寧不令人爲之愧殺哉。時阮輝宿避居本國之傘員山。聞其事義之。因爲之贊曰。忠哉馬僮。壯哉馬僮。犬心戀主。豹尾隨戎。寸丹猿象。一陣

蟻蜂赴命如鵠。迪毅如熊。驚擊不避。虎履不凶。螳螂怒臂。豺虎當鋒。馬革酬素。駿譽銘鴻。彼何人蠭
蟲人國。禽犧章縫營。蠅諂媚指鹿奸雄。盍使之充馬廝役。搏馬蚊蟲。敢命渠名曰忠壯公。

●宮監燭奸

時帝已被勒監在慎刑司。和珅又使人至西營。迫令太后具表言。帝本願安居中土。冒昧喧鬧。罪在諸臣。方草表。監臣阮仲特從外入。奪其表裂之。云受人欺騙。必致諸臣於死。若之何哉。清人因復勒阮仲特。廢監於東安南營。嚴禁兩營。不得私相來往。於是人人寸步不得自由。坐以待斃。亡國人流離景象。真可悲矣。

★帝胄傷懷

一日清帝子第六王。朝罷就和珅第。圍碁。從容語及安南事。王曰。安南有難。內投請救。既不獲命。猶當爲之矜恤。彼從亡諸臣。固皆忠義之士。今乃無罪却。被編置遠方。四夷聞之。其謂中國何。珅曰。皇上有旨。非王爺所知。王曰。皇上耆年在御。天下事權盡屬閣老處置。事之得失。關繫不細。吾安得知。珅恃寵出言不讓。王大怒。提碁局欲毆之。當坐諍解乃止。

●權臣煽惑

和珅爲第六王所斥。又幾被毆。卽入哭訴于清帝。清帝大怒。召王入。欲親杖之。閣臣阿桂伏地切諫。帝乃命桂於殿庭杖王十下。王因憂憤得病。將終。集諸弟第八王、第十一王、第十七王囑之曰。和珅恃寵濟奸。濁亂朝紀。弟等三人未知皇上所立。但他日必有嗣位者。當去此奸相。毋爲社稷憂。諸王拜泣受命。六王遂薨。

●皇儲飲恨

壬子年五月二十日元子以痘薨。先是元子從亡備嘗辛苦。雖年尙稚。然已有知識。親見清人之苛待。及宗社之前途。居嘗不樂。帝深憐愛之。至是以痘薨。帝及太后爲之慟哭不已。諸臣在編置者聞之。亦各有表弔慰。帝各回旨慰勞之。

●聖駕辭塵

帝自見清人分背諸臣。不復言請兵事。往往懷恨。一鬱無聊繼。元子痘薨。深爲悲悼。由此不豫。癸丑年十月疾大漸。召諸臣受遺命。囑曰。孤遭家不造。不能守社稷。播越他土。以圖恢復。不意又爲權奸所賣。弄鬱鬱至此。齊志以沒。殊無奈何。汝等他日有能復回故國。當負我殘骸。還葬國土。附于列聖山陵。以明我志。諸臣泣拜受命。十六日帝崩于清。享年二十有八。清帝命以公禮葬之于北京東直門外將臺窩。一作廣陵。諸臣各依禮制服。陵所地廣三畝。並列草障。給車五兩。令諸臣輪次往返守護。嗟哉。鼎湖雲暗。蜀帝魂消。草木同悲。河山雪涕。以黎朝三百餘年深仁厚澤。而其結局如是。亦可痛矣。

△孤臣殉主

時阮曰肇在熱河。聞帝訃音。不勝悲慟。因設靈位成服。泣哭極哀。昏倒移時。清人見之。均爲之下淚。相與勸慰。然曰肇自是沒無生人趣。故國故君之感。交動於胸中。日嘗以淚洗面。因得病。次年亦死。噫。嘆馬角之難生。魂消雪窖。攀龍鬚而莫逮。淚洒冰天。此境此情。曰肇身親受之。其悲痛爲何如也。

●旅邸結親

嘉慶元年丙辰。黎帝服闋。太后以歸期難望。而從亡諸臣。旅居孤苦。情所難忍。因表請從亡。著各得

據當時中國用錢一百四百爲大錢。年百曰白爲小錢。猶本國之有古使也。

姻娶以資汲飣。清帝許之。頒賜在京諸臣每人銀八兩三十五千大錢。

以供婚娶禮。又勅令隨在各安職業。自是而天涯逋客。藉少淒涼。然回首鄉山。當不勝淪落之感矣。

● 滅戮奸臣

己未年清帝乾隆崩。嘉慶帝令捕奸臣和珅將磔之。第八王第十七王諫曰。珅罪固不容誅。然既蒙先帝擢用。秉政垂二十年。今一旦加以極刑。有傷大體。乃賜珅死。籍其家銀錢以億萬計。獨無金人。人皆怪之。復有訴其以金鑄塊焚牛皮薰之爲璧築牆垣者。發之果然。諸臣被編置在各地者聞之。莫不稱快。

○ 華人慕義

華人見我國諸臣流離辛苦。多表同情。黎文張在張家口人。皆爲之憐憫。衣服飲食給賜充贍。并解免繩縛。閒日唯讀書消遣而已。黎忻在奉天。因以知醫。療治多驗。華人病者皆來請療。日久資用頗見饒裕。有劉太守者。奉天之富家翁也。深愛其才。以女妻之。女甚有賢德。見忻以遠人遷謫。節操凜然。敬禮備至。故忻客奉天凡十餘年。絕少淒楚難堪之况。所謂天涯落魄。遇青眼於紅顏。造物有情。調冬心以春氣。忻之艷福可謂厚矣。

● 慈宮晏駕

皇太后自從國內紛擾。內投請援。及清師失敗。與帝偕北流離辛苦。憂患經年。故國故鄉。客愁萬緒。兼之帝及元子相繼崩殂。不勝悲怛。己未年十一月初八日。以憂悶得病。崩于北京城內之西安南營。清帝降旨。遣禮官治喪。櫔殯于帝陵所。嘵悲矣哉。后爲故黎太子妃太子。爲鄭王森所弑。繼又與嗣皇奔播。沒于異域。匆匆一生。經不知幾多變故。實不幸也。

◎黎炯出獄

黎炯以不肯薙髮之故。被福康安解送北京下慎刑司監禁。至是凡十六年矣。千重地獄。剩送殘生。亡國孤臣。只欠一死。然而頭可斷髮不可薙。公之此心此志。令外人爲之敬服者不置。及嘉慶帝卽位。旣誅和珅。因與侍臣談及安南故王事。不勝悼恤。乃下詔赦炯出獄。許居藍蛋廠。頭髮衣服任其自便。又令官給每月銀三兩米一石。

▲梓宮南歸

嘉慶八年癸亥。本朝嘉隆二年也。時西山已亡。世祖遣使如清求封。故黎諸臣聞之。卽具奏請奉故君及太后兩殯還葬。甲子清帝降旨送梓宮歸葬。并許從亡諸臣歸國。官給銀兩有差。并勅沿途諸省資送出關。以正月啓故王殯。改斂。見臘肉殆盡。心苗獨存。血色如生。計自權葬至是凡十有二年。而能如此。可知帝之一片赤心。死猶不變。見者莫不驚異嗟嘆。并啓太后及元子殯。並曰肇文涓遺骸。以從秋八月十三日到鎮南關。故黎諸臣皆親到關迎殯回京弔祭。

◎皇妃就殉

皇妃阮氏。金京北良才琵琶人也。以妙齡入宮。生元子。適逢國變。從駕弗及。潛歸外家隱於山寺。至是聞梓宮南回。卽往關上迎拜。自是絕粒。日飲米水數杯。伏侍殯側。號泣。是年(甲子)九月二十三日。至昇龍。起祭宮于延嗣公第。皇妃又日啜甘蔗數節。十月二十日。衆官遷棺。見心苗宛然如在北京。時奉奠畢。皇妃就案前哭泣盡哀。謂延嗣公曰。我聞關忍辱。至此凡十五六年。非無可死之日。第以太后吾君及元子在此。音問不通。存沒未卜。故少待耳。今太后與吾君已崩。而元子亦殂落。靈駕已

還吾事畢矣。我當從殉。以陪山陵。卽仰藥自盡。聞者莫不憮悼。北使在坐。亦嘆獎不已。三十日祔斂。

皇妃并致祭。噫如皇妃可謂貞烈矣。故黎同平章事蘇派侯阮輝宿爲撰椒宮殉節行以傳于世。

▲清華寧陵

甲子年十月二十八日奉各靈殯回清華。十一月廿四日奉寧葬故君太后皇妃元子于顯宗盤石山陵。曰肇文涓骸骨亦附葬于其側。

●黎忻從死

黎忻自與帝偕北。間關逋播。備歷艱辛。又爲和坤所驅。謫居奉天。至是護駕南歸。及至清華。以積勞過度。病死。亦葬于盤石山側。所娶華婦生下子女各一。亦同時病死。劉氏遂還。又安南塘嫩柳鄉貫守制。初劉氏之從忻南歸也。劉太守給與粧奩以鉅萬計。忻死。劉氏不復北去。有願爲安南鬼之語。因取同族子爲嗣。守節終身。凡十餘年始卒。華人之於人倫之道。敦篤不苟如此。墓在今春湖社同楣處。俗稱爲墓婆艤。噫。一門忠義。眞可稱也。時有弔忻聯云。『萬里生還。不爲泥中衰。正氣百年死。去。肯甘牖下老。忠魂。』又聯云。『十六年。亦逮龍鬚。自是忠臣孚帝眷。萬餘里能歸孤首。豈非義烈。有天知。』

〔完〕

●見聞錄〔續前〕

義園阮文桃抄錄

▲樹妖

良材縣玉池社。范先生諱璇舉於鄉。官鴻臚寺丞。少辰遊學京中。寓橫亭庸舍。旁數十步有大榕

樹女鬼憑焉。辰或白晝見形。幻態百出。人或觸之。立見妖孽。法師符籙不能驅逐。居人不能勝其擾。立廟祀之。呼以公主。公辰往來其下。久無所見。大笑其惑。一日忽被大病。遍身寒熱。昏曠不省。午後少醒。起坐啜粥。忽一婦攜二婢徑造床。倩粧艷色。態度妍美。公問從何來。女曰。聞君貴體違和。旅中調理有缺。故往相省。有藥數帖。頗稱神劑。敬以奉贈。公曰。素昧平生。何敢當此厚賚。敢問夫人貴府。何在。女曰。妾榕樹神也。公素方介。不覺怒起。大罵妖婢。舉藥帖擲其面。女曰。好意而來。遇此狂鹵。予必有以報爾。含怒而去。公大呼家僮。連夜服事。倦而晝睡。久喚方醒。已失女所在。公視藥屑狼藉。滿地。問僮則無見。公起摸之。更似捉影。頃之亦失。聞者爲公危之。謀謝過於廟。公終不肯。後病愈。亦無異。

蓮湖郡君

余外曾祖太保尙書郡公未第辰遊京師。設館于皇城內蓮湖畔側。其隣皇親某郡公之宅。辰相遇。閒談遂成莫逆。郡公有一子一女。皆十歲上下。並使拜公受箋。子則頑蕩殊甚。不入程範。女慧甚。讀書過目成誦。而雲鬟雪肌。明眸朱唇。人世無與其匹。公常嘆曰。似此才色。便使文居館閣。武擁雪旄。未堪與此作對。不知何人有福。當此殊麗也。數年女齒稍長。貌與年進。公避嫌。請輟講。永盛戊戌公登第。郡公設筵申賀。女猶以師生禮執贊拜謁。未幾郡公沒。公亦東西朝命。更不相聞。後二十年餘。公奉命往諒山公幹。忽一婦自稱門屬。踰門求見。命召入。見其手韻嬾娜。審是京人。而衣衫不整。滿面風塵。起徐進步。含涕而拜。叩其姓名。則蓮湖舊門牆女也。問何以至此。女嗚咽對。郡公沒後。所遺弁中年喪偶。兄利其聘金。彊嫁焉。弁從軍戍諒山。五年前沒於戍所。塋祭後。行橐罄盡。遺一孤女。年

餘更殤。今歸途阻梗。無人攜帶。隻身流落。以針線糊口。萍梗他鄉。未知溝瀆何日。天幸大人至此。願得蠅附旌節。以餘生歸視長安墳墓耳。言訖。涕不可仰。公亦爲之惋嘆。命家人館穀之。公命賃車。帶回至京。復厚贈銀絹女辭去。後不知所終。

蘭池漁者曰。紅顏薄命。千古同嘆。王牆作胡婦。西子隨鴟夷。究竟都無好處。然黃昏青塚。明月扁舟。尚得才子文人佳話。小青齋恨於妬妻。李秀失身於負薄綠珠墜樓翠翹赴海。閱其遺跡。有知者猶能爲之酸鼻流涕。然不遇於平生。尚得人憐於身後。猶是薄命中之幸。未必非佳人所樂。更有金屋嬌嬌。玉堂殊色。生也不辰。竟泯泯于黃土青燐墜裡。無蹟可稽。無名可求。豈不深可悼痛。安得許多無情淚哭。盡千古無聞佳人也哉。

●仁虎

王府大祭。各鎮並獻山獸。太原道進牝虎甚大。黑章黃質。額及兩肩。並有白印如掌。押置廡下。禮畢。縱人往觀。忽一人捧肉十餘斤。置虎前流涕而拜。人怪問故。其人曰。此某三年前恩主也。某年前爲人傭。擔得直而歸。山行日暮。無處投宿。乃登高樹架木而臥。初昏見是虎抵樹下。向某長嗥。某計無所出。向虎舉手曰。孤身遠客。命懸君喙。惟我家數口賴我以活。君不相饒。當蒲伏納命。在家老少凍餓死矣。言訖。虎帖身低首於樹下。犬臥而睡。更深聞人聲。自遠而近。隔十步許。大呼阿姨。好自在今夕得好味。可相及否。虎曰。無之。我倦憇。此汝輩可別處求食也。此辰視虎。則素巾赭服。宛然一婦人形。某在樹上屏息終夕。鷄鳴。虎徐起去。天大明。路有行人。某始攀援而下。昨覩此虎毛色相似。問之。相視流涕。頷首者再。某感活命之德。聊具一頓。庶表微薄耳。言訖。復再拜而去。

見聞錄

八六

蘭池漁者曰虎惡獸也。猶能不忍人之哀鳴。視公庭高坐敲骨吸髓。堂下冤慘控訴。置若無聞。人
心喪盡。可以愧此虎矣。安得放虎出柙而請君入甕也哉。

◎阮秩

阮秩弘化月圓人少讀書鈍甚三十外尙不能具舉業身體壯健力兼田傭同門以其訥而多力也。凡學堂移植洒掃及私寓薪水之役皆委之四十餘頑鈍如昨而從學不已業師某舉人憐之值秋試師以秩囑諸門生曰彼雖愚魯其志可矜諸君當勉他一臂或得僥倖少酬他數十年苦志諸生從命辰中興初試法十分疎濶榜發秩更預選窗友同科者五六人辰秩年五十膂力猶健明年春試秩志願已盈意欲不赴師友強之行進場錢米秩皆代爲肩擔圍中行文皆師友代筆賦榜出師友皆黜惟秩預中是夜夢一人呼新進士明日可攜鹽一斗進場大有用處秩不解所謂試如夢攜入既入圍發策秩亦不解文義所謂閉寮吃飯飽而鼾睡晡後方覺旁坐之人做文十分得意惟今文中截未完忽腰腹大痛頻死辰圍中人人當在思索顧左右惟秩兀坐無事呼來哀告曰弟此卷必在第二三名內不幸遘此暴疾身且不保兄能馱我出圍就寓當以此卷相贈秩取卷題已名畢鉢卽愈顧今安得此寓所更遠恐不及也秩曰兄不早告秩現帶在此出鹽與之某一臘其痛如失乃共扶攜而歸既而內場得秩卷擬置首選以末後欠題二段置第七榜出物議大譁庭試秩稱病曳白上不悅遲回未賜黃榜有議削秩名者適有鄭椿之變大駕南幸數月回鑾始命依會榜賜第秩又以從駕功別加一級更登顯宦享高年以終。

◎改正 本集第九十四期阮有整論文中「秦宮怨」三字係「宮怨吟曲」之誤茲改正。